

#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政治格局演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课题组

【摘要】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经历了殖民体系、雅尔塔体系、美苏争霸、一超多强等阶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政治格局可能处在新的大变革的前夜。总体来看，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三大矛盾运动：资本劳动矛盾、人口结构矛盾和国家实力对比矛盾。这三大矛盾运动在推动世界政治格局调整时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

【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政治格局 资本劳动关系 人口结构 国家实力

## 一、世界政治格局的百年演进逻辑

百年以来，世界政治格局以体系交替的形式向前演进。世界政治格局由中心体系和全球体系构成。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只有几个主要国家对全球政治格局有决定性作用。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心体系的单元性质与互动规则逐渐向全球体系扩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心体系是未来世界格局的方向和缩影。世界政治格局的其他部分是一个全球性体系。全球体系内部、全球体系与中心体系的联系方式与互动原则都值得关注。历史长河中，中心体系格局变动，中心—全球联系方式变化，中心体系的成员与全球体系的成员也不断发生变动与交换，这两条体系性的线索和三个方面的要素构成了世界政治格局的百年演进逻辑。

### 1. 中心体系的历史更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心体系三次更迭。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18年~1945年）中，新的互动原则集体安全机制试图取代原有互动原则大国均势；新互动原则实施失败，成员国再次回到原有互动原则。在雅尔塔体系（1945年~1991年）中，集体安全机制与均势原则密切结合，成为新的互动原则；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单元互动更加审慎。第三个体系是当今世界所处的一超多强体系（1991年至今）。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心体系由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构成。在凡尔赛体系中，《国际联盟盟约》引入了集体安全机制，要求每个国家都对体系稳定负有直接责任，这预设所有国家的行动不仅基于自己的国家理由，还基于某种“体系理由”。但是，在以苛刻处理战败国闻名的

《凡尔赛和约》当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主导性互动准则仍然是均势原则。与此同时，太平洋地区围绕华盛顿海军会议形成了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的成员虽然几乎完全不属于原有中心体系，但是却完全继承了原有体系的单元性质，并大致继承了原有体系的互动原则。集体安全机制的提出和失败，为下一次中心体系变革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中心体系雅尔塔体系是一个两极体系。在雅尔塔体系中，单元互动原则在失败的基础上重构，新旧互动原则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结合，权力分配模式则进入均势体系以来的极简化版本两极模式，但是互动手段的发展避免了中心体系的直接战争。首先，集体安全机制与均势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有效结合。一方面，联合国“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sup>①</sup>，体现了集体安全机制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增设的安全理事会及其常任理事会则为传统均势原则提供了制度性平台。国家理由与体系理由都得到了制度表达和实践空间。其次，美苏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形成制度性、体系性对抗，但两极格局不是由于单元性质或互动原则导致的，而是由于互动手段的根本变化导致的。一方面，体系单元以相同的互动逻辑行动，两个超级大国并无区别。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出现极大改变了互动与对抗的手段选项。因为能够“确保相互摧毁”（MAD），超级大国直接对抗的后果变得不可想象，所以战争几乎被完全排除出互动手段范围<sup>②</sup>。

目前，中心体系所有核心成员都是主权民族国家，“一超”与“多强”在单元性质方面并无区别。但是单元性质的相对固定并不意味着单元互动规则不会发生改变。首先，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来的集体安全机制尝试及其部分成功表明，以体系理由而非国家理由行动将是单元互动原则的发展趋势。其次，单元互动手段日益和平化。自核武器在上一体系中出现后，中心体系成员之间的互动手段便几乎不再包含战争选项。

历史表明，随着主权国家的出现、确立、扩散，各国人民与民族找到了保存自身文明的最佳载体，各国的独特文化不会被同一性的世界帝国所替代。随着中心体系地理位置的扩大，一超多强格局日益疏朗，中心体系上的多极权力均衡不会被动摇。

## 2. 全球体系的结构变化

将中心体系从世界政治格局中独立出来，是为了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某些核心动能，并不是要假定或赋予中心体系以任何优越性。决定世界政治进步方向的动力，来自中心舞台，来自全球体系，也来自两者的互动。

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时期，亚非拉地区的传统政治模式开始解体，地区秩序相应开始崩溃。在传统政治模式瓦解之后、现代主权国家建立起来之前，这些地区就成为世界政治版图上的权力真空。没被承认为体系合法单元的地区和国家无法与体系的合法单元平等互动，将成为其他“合法”单元的掠夺对象。在这一时期，全球体系成员由于缺乏明确的单元身份，而被动卷入了

<sup>①</sup> 《联合国宪章》第一章“宗旨及原则”，<https://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i/index.html>。

<sup>②</sup> H.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pp. 125 - 131.

中心舞台的互动之中。

在雅尔塔体系时期，全球体系成员确认了体系合法单元的身份，并且在不断斗争中建立起与中心舞台成员的真正平等互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体系作为争夺目标和互动资源，受制于中心体系，而雅尔塔体系中两个阵营的非领导成员和第三世界则主动影响了中心舞台。在这一时期，绝大部分亚非拉国家最终建立起独立的主权国家，获得了合法单元身份。两个超级大国试图控制各自阵营的成员，但阵营成员对领导国展开反控制斗争，这进一步加强了平等互动原则。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预及扩张战争则表明，中心体系列强并不乐见单元性质同一化、互动原则平等化这一历史进步。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扩张战争的失败成为雅尔塔体系终结的部分原因。雅尔塔体系的崩溃表明，中心体系和全球体系的旧有联系和互动方式不再奏效，中心体系的原有互动模式也不再适用于当前的全球体系。

冷战结束、雅尔塔体系瓦解之后，全球体系的所有成员都能比以前更加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事务。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塑造了中心体系与全球体系之间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全球体系成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互动规则的制定当中。

### 3. 世界政治格局的未来演进

大致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在今天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正在日益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单元性质而言，主权国家将一直存在，因为这是各国人民自决事务及保存文化的最佳载体。单元互动规则将会发生如下变化：国家理由继续存续，体系理由的重要性和操作性逐渐上升；混合了国家理由考虑与体系存续衡量的行动原则，将主导所有成员的对外政策。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与联合国的持久影响印证了这一趋势。中心体系与全球体系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多极化是必然趋势。体系理由将在单元行动准则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预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到来。

总之，从世界政治格局百年演进历史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深入理解百年大变局，本文将基于资本劳动矛盾、人口结构矛盾和国家实力对比矛盾三大动力要素探讨未来世界政治格局演进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对百年大变局的策略。

## 二、资本劳动矛盾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

从资本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类经历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阶段。这种演变并未中止或结束，仍在向新的阶段发展。在不同阶段，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或对立统一关系有各自的特点，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具体影响也各有不同。

### 1. 商业资本与劳动的有限结合：地理大发现和贸易大国的崛起

商业资本发挥作用的历史远远早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sup>①</sup>。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欧洲在中世纪就发展起了依托金融支持的国际贸易。12~13世纪法国香巴尼等地已经兴起专门从事国际贸易的集市。在投资创新的支持下,商业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劳动在非常有限的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结合,给从业者及其背后的权势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鼓励了欧洲向世界其他区域的扩张,推动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新世界政治格局的出现。从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的400年中,欧洲贸易大国征服了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土地,把大洋洲变成了殖民地,分割了非洲部分地区,将亚洲的印度纳入囊中,并迫使中国将沿海贸易的主导权拱手相让。

尽管如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早期商业资本和劳动的结合都是局部的甚至偶然的。资本对社会的动员能力相当有限。即便一些地区或行业出现了“生产社会化”倾向(超出家庭的社会分工方式组织下的生产),但距离“社会生产化”(产业资本浸润整个社会而把大多数劳动都卷入生产网络之中)还很遥远。人类社会仍处于劳动占绝对重要地位的经济社会形态,即一维经济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阶段,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是人口增长及向新土地扩张的结果,人均产值的变化幅度很小。

## 2. 产业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剥削: 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调整

资本与劳动的深度和全面结合是欧洲或西方由弱变强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产业资本成为资本的主导形态,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相关制度也得以确立。与一维经济主要靠劳动或人口规模来衡量有所不同,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之后,西欧兴起的二维经济中加入了资本的维度,资本与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此时,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或生产力的指标,除了看人口规模,还必须加上人均资本规模。国家经济由人口规模构成的“线段”拓展为人口和资本规模构成的“平面”,经济开始有了积累性的增长(cumulative growth)<sup>①</sup>。

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以对劳动人民的普遍而沉重的剥削为代价的,工人的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为维持统治秩序,某些资产阶级统治者在危机与战争之后反思并借鉴社会主义来调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采取了反对垄断以维持竞争和技术进步、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福利和保障(例如俾斯麦率先在德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等举措,致力于缓解或管控国内资本与劳动之间、国际上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

## 3. 金融资本对世界劳动者的压迫: 帝国主义的腐朽与贫富差距的扩大

在20世纪初的欧洲,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开始代替旧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总结了《资本论》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指明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此阶段,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

<sup>①</sup> 参见(荷)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隋福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与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的寄生性更强。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从一国内部来看，金融资本也把资本对社会的统治提升到更加全面的阶段<sup>①</sup>，造成了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当前，世界基尼系数已接近 0.7，超过 0.6 这一警戒线。联合国《世界社会报告 2020》显示，世界 2/3 人口所在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正在恶化<sup>②</sup>。根据瑞士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研究院《2020 全球财富报告》，2020 年全球最富有的 1% 人口掌握了全球 43.3% 的财富，而全球最不富裕的 50% 人口占有的财富不足全球总量的 1%<sup>③</sup>。

#### 4. 数据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排斥：百年大变局与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世界经济可能从一个由资本和劳动决定的“平面”再次发生质的飞跃，变成资本、劳动和数据（技术）共同决定的更加“立体”的数字经济，从而容纳更大的生产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叠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具有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发展前景，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挑战。从全球层面看，率先在数字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的国家，可能在新的国家竞争决胜标准下占据先机并狙击或规锁其他国家的发展。从一国内部看，存在数据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风险。例如，平台企业操纵算法侵蚀普通经营者利益及消费者福利，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压榨式配置，限制中小企业的创新及发展机会等。资本主义自其产生以来，在各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一极加速积累现代化因素，另一极加速积累落后因素的“两极积累”现象一直存在，并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愈演愈烈。

作为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沉疴痼疾的新方案。“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意味着打破少数国家、少数群体对现代化从观念界定、制度设定到成果占有的垄断，从根本上颠覆“两极积累”的机制，将全球现代化覆盖人口数量级由亿级提升至十亿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意味着打破资本控制的全球媒体帝国通过观念操控而制造的信息茧房，让更多人看到两个“两极积累”机制的弊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阻止跨国资本将污染等现代化的负面产物向发展中国家和区域肆意排放。“走和平发展道路”意味着对全球军工综合体过度甚至无度地直接占用和间接破坏全球生产性资源的强约束。归根结底，是要把资本挟数据对人民的规训转换为对数据资本的驯化，最终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sup>①</sup>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42-148 页。

<sup>②</sup>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Social Report 2020: Inequal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United Nations, 2020.

<sup>③</sup>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20*, <https://www.credit-suisse.com/about-us/en/reports-research/global-wealth-report.html>.

### 三、人口结构矛盾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

从世界政治格局演进的长期考察来看,人口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近现代世界史中,每个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都拥有较大的人口规模,世界人口结构为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支撑。因此,展望未来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必须加强全球人口结构变化的研判。

#### 1. 世界政治格局调整期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作为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长期变量,人口结构在过去数十年中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在近年呈现加速演变态势和新的发展趋势。综合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国际知名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分析和预测,全球人口结构已经或将要出现的变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日趋严重。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以下简称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数据,2015年~2020年全球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1.1%以下,比1965年~1970年人口年均增速顶峰下降了近一半。预计21世纪末人口增速还将继续放缓。考虑到生育率、死亡率和国际移民的可能趋势,按照较为中性的预计,全球人口2030年达到85亿人,2050年达到97亿人,2100年达到109亿人。2100年后,全球人口规模稳定或开始下降的概率逐步上升。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数据显示,2015年~2020年全球年均总生育率为2.47,较1960年~1965年间年均总生育率下降了2.55,降幅达50.8%。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生育率还将持续下降。根据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预测,在中等生育率情景下,全球总生育率将在21世纪末降至1.94。低生育率和寿命增长推动全球日趋老龄化。2018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数量首次超过5岁以下儿童数量;预计2050年,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5岁以下儿童数量的两倍,并且超过15岁~24岁青少年人口数量<sup>①</sup>。

二是新增人口分布不均,各个地区人口结构发生深刻调整。地理上的分布不均是全球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根据联合国经社部人口司估计,2020年人口最多的亚洲有46.4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59.5%;人口最少的大洋洲地区不足0.43亿人,占全球人口的0.5%;非洲地区、欧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地区的人口分别为13.41亿人、7.48亿人、6.54亿人和3.69亿人,分别占全球人口的17.2%、9.6%、8.4%和4.7%。未来几十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的主力,而中亚和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拉美和加勒比、欧洲和北美等地区人口将呈现下降趋势。相比2019年,2050年全球可能增加的20.22亿人口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占52.0%,为10.52亿人;中亚和南亚地区占25.0%,为5.05亿人;北非和西亚地区占11.7%,为2.37亿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5.6%,为1.14亿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sup>①</sup>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ighlights",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9-highlights.html>.

占3.8%，为0.76亿人；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地区占1.8%，为0.37亿人<sup>①</sup>。

三是宗教人口结构持续变化，伊斯兰教人口占比显著上升。尽管世界上共有一万多种宗教，但信仰宗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等宗教，并由此导致全球宗教人口结构的极不平衡。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报告，2015年，基督教是全球信众最多的宗教，教徒达22.6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1.2%；伊斯兰教位列第二，信众达18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4.1%；无宗教信仰的人口为11.7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6.0%；印度教徒为1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5.1%；佛教徒为5亿人，占全球人口的6.9%；民间宗教信仰者为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5.7%；犹太教徒约为0.2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0.2%；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口为0.6亿人，占全球人口的0.8%<sup>②</sup>。由于不同教徒生育率存在显著不同，未来全球宗教人口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预测，2050年信仰基督教的人口数量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增长34.6%至29.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为31.4%，与2010年几乎持平；同时，当前基督教徒占人口半数以上的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荷兰、马其顿、波黑等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将不再占多数，其中马其顿、波黑等国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基督教徒。2050年，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数量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增长72.5%，达到27.6亿人，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为29.7%，较2010年上升6.5个百分点；信仰犹太教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仍将维持在0.2%左右，而无宗教信仰以及信仰印度教、佛教、民间宗教和其他宗教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3.2%、14.9%、5.2%、4.8%和0.7%，相比2010年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sup>③</sup>。按此趋势，207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将超过基督教徒人口，伊斯兰教将因此成为信仰人口最多的宗教。

## 2. 人口结构矛盾变化对世界政治格局的现实影响

全球人口总量以及年龄、区域分布、宗教信仰的深刻变化将对世界政治的议题、理念和权力结构带来深远影响。宗教、种族和不同文明的人口结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具体来说，这些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内国际政治极化势头上升。在国内层面，由于老龄人口持续上升，政治保守和创新力量的较量更加激烈，不同年龄群体在政治和社会思潮上的分化将更加凸显；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人口的占比变化甚至多数派发生根本性变化，将使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和利益诉求产生更多的分歧。在国际层面，严重老龄化的高收入国家与仍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低收入国家在国家利益认知和国家发展政策方面将出现更多差异，相互之间政治协商与政策协调难度更大；同时，国家之间基于种族和宗教信仰而发生的分化组合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一些曾发挥重要作用的国

<sup>①</sup>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ighlights",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9-highlights.html>.

<sup>②</sup>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Changing Global Religious Landscape", <http://www.pewforum.org/2017/04/05/the-changing-global-religious-landscape/>.

<sup>③</sup>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 <http://www.pewforum.org/2015/04/02/religious-projections-2010-2050/>.

际组织和机制的功能发挥受限，甚至正常运行也受到巨大干扰，并在一些领域呈现失序状态。

二是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政治地位上升。由于发展中地区人口总数和新增劳动力人数占全球份额持续增加，国际力量对比将继续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地区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地区的国际政治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尤其是从事社会服务行业的人力资源需求急剧上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劳工和移民输出方面将因此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此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还会对外产生强大的正面或负面溢出效应，其国际影响力将随之增加。

三是政治冲突的宗教因素上升。宗教矛盾既是很多地区热点问题的根源，也在很多国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当前，不同宗教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在国际政治与外交事务中，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已不可能完全脱离错综复杂的宗教矛盾的影响。同时，与宗教相关的恐怖袭击案件显著增加，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与反宗教极端主义的斗争也将更趋激烈。

#### 四、国家实力对比矛盾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

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矛盾运动是影响世界政治格局发展最为基础的一个变量<sup>①</sup>。当前，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等层面的力量对比矛盾已成为理解大国关系在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关键变量。

##### 1. 国家实力对比矛盾运动

本文尝试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国家实力，并借鉴大国综合实力对比变化的测算公式  $P = (E + M) / 2$  来判断国家实力对比矛盾运动<sup>②</sup>。在这个公式中，P 为综合实力；E 为该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其赋值为该国年度 GDP 占主要国家年度 GDP 总和的比例；M 为该国的相对军事实力，其赋值为该国年度军费开支占主要国家年度军费开支总和的比例。

综合国力测算结果表明，冷战后美国所主导的单极体系正面临挑战。2010 年以来，美国综合实力占主要国家总量的比例只维持在 45% ~ 50%。同时，中国的综合实力在此期间稳步上升，于 2020 年占主要国家总量的 22.8%。尽管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中国在综合实力上赶超美国仍需时日。

从国家经济实力对比看，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经济表现出现分化，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国家间力量对比呈现新的趋势。

一方面，经济实力对比“东升西降”格局加速演变。从经济总量来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使世界经济日益呈现“东升西降”发展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换算，2020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发达

<sup>①</sup> 主要国家是指 21 世纪以来世界上 8 个被广泛认可的主要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印度和日本。

<sup>②</sup> 参见张宇燕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 14 页。



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为 57.5%。按市场汇率换算，2020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为 40.2%，较 2000 年增加了 19.3 个百分点。从经济增速来看，全球将持续“双速”增长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1 年 4 月数据显示，过去 20 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年均增长 5.2%，较发达经济体高出 3.6 个百分点。预计这一态势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延续。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中美两极格局日趋明显。从经济总量来看，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经济实力对比在近 20 年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在 2010 年后，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经济总量快速接近，并与其他国家拉开较大差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按照市场汇率，2020 年中国经济总量为美国的 70.3%；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于 2017 年超过美国，2020 年为美国的 1.15 倍。从经济增速来看，中美经济增长同样呈现出“双速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1 年 4 月数据显示，过去 20 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8.7%，较美国年均增速高出 6.9 个百分点。市场普遍预计，未来 15 年中，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美两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实力差距还将逐步拉大，世界经济或已呈现两极体系的雏形。

从国家军事实力对比看，主要大国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明显。世界军事格局总体上还将继续维持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体系。

一方面，美国在军事上的全球主导权依旧稳固。一国军事支出水平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大国在某一时期相对实力的一个粗略标准<sup>①</sup>。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的数据，美国在 2000 年~2020 年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费支出国。2020 年美国军费开支达 7780 亿美元，比 2019 年增长 4.4%，占 2020 年全球军费总额的 39.7%<sup>②</sup>。同时，美国的联盟体系也是当前军事力量对比单极格局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博弈逐渐成为焦点。尽管中美之间在综合军力上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但两国在亚太区域，尤其是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在不断接近<sup>③</sup>。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2021 年全球军事实力报告》指出，在亚洲范围内，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较为明显<sup>④</sup>。

通过对综合国力的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变化对世界格局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经济上的两极化趋势并未延伸至军事领域。综合来看，中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sup>①</sup> G. Modelski, *World Power Concentrations: Typology, Data, Explanatory Framework*, Morristown: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4, pp. 5-6.

<sup>②</sup>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2021", <https://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SIPRI-Milex-data-1949-2020-0.xlsx>.

<sup>③</sup> 参见胡波《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与战略平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5 期。

<sup>④</sup>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1*,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 220-224.

## 2. 国家实力矛盾对未来世界政治格局演进的影响

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实力对比矛盾运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在经济层面，全球主要大国近年来都开启并推进了新一轮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等。但几乎所有协定的谈判或实施都面临巨大障碍，或多次延期，或发生成员变动，甚至被迫中止。

在安全层面，大国政治安全关系进入分化组合期。美国外交政策在特朗普时期经历了较为明显调整。拜登上台后，美国试图通过修复盟友体系，并从多边层面对中、俄等主要竞争对手施压。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围堵中国、维持东亚区域军事平衡的目标越来越清晰。面对西方压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步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未来世界格局走势大体上有四种可能情景：一是全球和区域体系崩塌，世界各国以邻为壑，甚至进入丛林战争。二是全球体系碎片化发展，多边或全球经济体系名存实亡，区域经济合作也将重组。三是全球平行体系发展，美国主导的发达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两个平行经济体系。四是再全球化进程得以启动，但主要国家进入竞争共存状态。

世界政治格局演变对中国发展的现实影响主要表现为美国使用各种手段来遏压中国崛起，具体的手段可能包括：第一，破坏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主动与中国“脱钩”，甚至不排除在特定领域对中国实施封锁；第二，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对中国施压，打压中国合理诉求，迫使中国过度承担国际责任；第三，突出意识形态冲突，炮制“民主”“人权”议题对中国进行污名化，联合部分国家“反共排华”；第四，借反华排华势力威胁中国海外人员和资产安全。

总之，近代以来，历次世界政治格局演进，无外乎都是在单元性质、互动规则、中心与世界的联系等几个方面发生变化。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力点同样也是在这几个方面。为了应对世界政治格局演进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应顺势而为，积极作为，不断为自身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课题组成员：姚枝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冯维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秀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隽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田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小欢]

changes is to show a future prospec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prospect i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a general pattern shown by the new form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mposed of different modern forms of civilization created in the soil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 and a new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beauty and difference-based unity.

### **Profound Worl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al Pattern**

..... Research Group of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27)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political pattern is one of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unseen in a century. Since modern times , the world political pattern has gone through stages , including the colonial system , the Yalta system , the US-Soviet struggle for hegemony , and one superpower coexisting with several major powers.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mean that the world political pattern may be on the eve of new great changes. In general ,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pattern today are mainly driven by three contradictory movemen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 the contradiction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the contradiction in national strength comparison. Since these three contradictory movements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influences in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world political pattern.

### **New Dynamic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under Profound Worl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 Liu Haixia ( 37)

The new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ocial systems ,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found worl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Under the intertwine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pandemic of the century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not only fail to join hands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 but instead advocat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areas ranging from democracy , human rights and military security , to the dominanc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supply chains , and to the narrative of the responses to the pandemic. They also released a new Indo-Pacific strategic report , which brought about major changes in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two systems coexist. Only by deeply grasping the “changed” and the “unchanged” of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 comprehensively interpreting the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 and gain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dynamic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 can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handle this relationship correctly. To judg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elationship , we not only need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of that th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lly with Europe in containing China will not change in the short term , but also need to se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 the dilemma of the United States fighting on two fronts after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 and the complicated mentality of the EU to bet on both sides in the US-China-EU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Most importantly , we need to see the